

寂寞千年

J i m o Q i a n n i a n

张文宝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寂寞千年

J i m o Q i a n n i a n

张文宝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寂寞千年 / 张文宝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7.6
ISBN 978-7-5399-2593-6

I. 寂... II. 张... III. 连云港市 - 概况 IV. K925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8805 号

书 名 寂寞千年
著 者 张文宝
责任编辑 孙金荣
责任校对 闻 艺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170 千
印 张 16.25
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,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593-6
定 价 21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ontents 目 录

桃花祭	121
塔山古道	109
李白归来	99
漂流的海岛	86
千年无眠	76
桃花似血	70
群山不沉	65
大汉伊芦山	53
马陵山中读史	42
蔚蓝色的山群	30
英雄的诞生	24
旸谷凭吊	13
东方少昊	1

后记
253

海风走过凤凰的声音
248

清澈流水
240

一座山的忧伤
220

孤寂之旅
211

板浦之梦
196

向着大海
185

晨钟悠悠，暮鼓声声
164

娘娘庙
155

秋风摇曳
142

暗香浮动
133

东方少昊

成群的鸟一直在飘着云朵的苍穹上，在我头上高高地盘旋，俯瞰着我，只是我浑然不知。七千年前的连云港还在大海中时，鸟的歌唱已经弥漫了东方的云台山。

以鸟的姿态俯瞰云台山是怎样的心情和感受呢？我虽是出生在云台山下海边的一座小镇上，可茫茫苍苍的云台山对我是讳莫如深，自知甚少。我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时，还能经常走进云台山，自认为是大山的人，已对她十分了解。当我成人后，面对云台山时，心虚了，胆怯了，再也不敢动辄地站在一座山头上，随意地指点说些山的过去的事。对云台山我所知道的是微乎其微。

是的，我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，竟一直不知在我头上看不见的云朵里，翔集着万只千只的鸟，俯瞰着我，俯瞰着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生灵。直到华盖山下有惊人的发现，一座四千五百年前的古城遗址袒露在我眼前，我才如梦初醒，原来我是鸟的后裔呀！鸟一直没有离开过云台山，离开过我们，魂牵梦绕地拽着牵着我们。

发现古城遗址的山岗是我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，我曾不止百次千次地走过那座山头，却一次没有听见鸟的啁啾声，没有看见过鸟飞过，那儿天上地下静静的，山上光秃秃

的，坡上全是珍珠一样大小的光滑、闪亮的花岗石。

一个当年我认识的文化站老站长，据说一旦讲起当地民间传说就滔滔不绝，三天三夜能不睡觉，他给遗址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，藤花落遗址。他能想起这名字，完全是缘于附近的一座寺庙里生长着的藤花。这名字叫响了。

淡黄色的藤花一簇一簇的，曾经在云台山上绚烂如锦，是云台山上最早的生命一部分，它如同一只一只眼睛看着海里和山上万物生命的演绎。

不久前的初春一天，我兴致勃勃地赶往藤花落遗址，还未到遗址前，却已对藤花悄生爱意。藤花不见了。它哪去了呢？我真有些凉凉的失落感，但又一想，和人的生命一样吧，藤花也会凋零、败落的，它能看到其它生命的生和死，其它生命也会看到它的枯朽。我现在不是就看到了它消殒了吗？

藤花落遗址坐落在华盖山下的一片辽阔的麦地里。遗址开掘得方方正正，完整地凸现出一座内外城，袒露出大型台基、居住房址、生活垃圾灰坑、灰沟、防护环城壕、水稻田、炭化的水稻粒、玉器、石器、陶器等等。

三月的春风里带着寒意，刮在脸上生硬发麻。麦苗青青的，一拃高儿。绿色的麦地像一块偌大的地毯，起伏着铺展通向远方。能想到吗？在这片葱翠的麦苗下，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下，曾是一座城墙高大，城壕宽深，城内道路纵横，军队森严的城池；这里有三千多个蓬勃的生命，沟渠汨汨，炊烟袅袅，鸡啼狗吠，弥漫着温馨的人性气息；宗教、祭祀的光辉照耀着全城，虽也淌下浑浊、悲伤的泪水，这泪水却也包含着理性的智慧和信仰的光芒。

东方的一座原始城市，成为二〇〇〇年年度中国十大考

古新发现。一座华夏史前第一古城，在漫漫的四千五百年里沉寂地卧在地下，没有一点声息。我感叹，天地悠悠，千年悠悠，时间飞逝，生命仓促。

走过了藤花落遗址，我直接走进了云台山的深处，走进了大山生命的奥秘中，登上了最高的山巅，仰望到了那只百鸟中的鹰鸟，那个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，名叫少昊的东方天神。

藤花落遗址告诉了我云台山生命的密码：藤花落遗址是少昊的后裔们创造的文明古国，可这相距少昊在东夷、在云台山指点江山、挥斥方遒整整三千年。

苍苍茫茫的一个神奇美丽的七千年故事，苍苍茫茫的一个仙姿佚貌的少昊，是一只鹰鸟和无数只鸟用拍打着的翅膀、羽毛和滑翔的白云编织出来的，想走进这个故事，也许只能借用时光隧道以一秒百万里的速度才能追回记忆。显然，我是没有时光隧道可走的，只能选择引经据典、旁征博引去企图接近少昊。

一座山与少昊联系在一起，这座山就会灵动起来；一条河与少昊联系在一起，这条河就会色彩斑斓；一个人与少昊联系在一起，这个人就会飘飘欲仙。少昊与中国的大书《山海经》和《史记》息息相通，与《拾遗志》《淮南子·坠形训》这些典籍形影相随，它们或多或少的都沾了灵气。无论是《山海经》，还是《史记》，说的“东海之外大壑，少昊之国”，“都州在海中，一曰郁州”，还是“殳鯨于羽山”，都是说明一个真相，少昊之国的核心区域在大海边连云港，在海洋中的云台山。那时的连云港叫郁夷，后叫郁洲；云台山叫瀛洲，后叫苍梧。有的典籍说，少昊之都曲阜，应该这样理解，是少昊族团随着

大海的进逼和族团的膨胀而北迁的后都。

云台山因少昊的生命气息,走进了中国上古的历史。在遥远的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时期,中国大地居住着很多的氏族和部落,这些氏族和部落集团,都把自己分别当作出于一个想象的祖先,这想象就是神话。想象和神话有时也并非空穴来风,有它的根,有它的源。东方之国是一个鸟的国家,东夷部落崇拜鸟,头插鸟羽为冠,身披鸟皮鸟羽为衣,文献和考古已确证了它们的实事相沿的历史。少昊是一只鹰鸟,是东方天帝,也许并非是旷远迷茫的神话,只是千年的历史把一个百鸟之王、有能力创过伟业的平凡人神话了。

现实与神话有时是吻合的。现在的连云港靠近海边有一个小镇,叫墟沟;上古时代,东海之外有一个大壑,深不可测,叫归墟。墟沟与归墟是不是一个地方呢?既然连云港在东海,少昊也在连云港,归墟又怎能不是墟沟呢?江河里的水都流到了归墟,这里是一个无底洞,天下有多少水就能装进多少水。归墟里面,有五座山,岱舆、员峤、方壶、瀛洲、蓬莱,山上住的都是神仙。这五座山飘浮在大海中,遇到大风大浪,漂流不定。天帝让北海的海神兼风神,自己的嫡亲孙子禺强领命,调遣了十五只大海龟到归墟,把五座神山用头顶起来。五座神山不漂了。谁知,住在昆仑山北方的龙伯周,一个龙的种族人,带了一根钓竿,到归墟五神山去钓鱼,接二连三地钓上来六只饿乌龟。岱舆和员峤两座神山沉没了,归墟里还剩三座神山,蓬莱、方壶和瀛洲。瀛洲就是云台山。这是神话吗?千年来,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派方士入海到这三座仙山上去求药,想长命百岁。秦始皇不是派遣徐福到

过云台山求长生不老药吗？现实中有神话，神话中有现实。大自然鬼斧神工，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创造？也许，岱舆和员峤两座大山是在地壳的运动过程中沉没的，这便是神话。连云港是一个迁徙性的城市，过去的墟沟是在海洋中，潮涨潮落，也就成了陆地，这也是神话。

少昊住在云台山上，守望着百川海洋。今天的苏北和山东都是他守望的领土。少昊是鹰鸟，有鹰鸟的凶悍、斗性，能平展翅膀在四千米高空盘旋，翅膀一击，能在大海里掀起排天的浪花；翅膀一扇，乘风扶摇直上云霄九万里；头一昂，穿透冰寒乌云。少昊是一个国家的鸟头，他的臣僚百官，尽是各种各样的鸟儿，尽是人面鸟身的主儿，他们和他一样能自由地抖展翅膀，在空中自在地翻着筋斗。他们和少昊一样的凶猛。少昊在鸟的翅膀上找到了自由，找到了纯净的心境。少昊的翅膀是为母亲而生的。

母性常常是这样遗传的，男女有别，一阴一阳，一强一弱，母性是弱者，儿子是强者；儿子是母亲生命的亮灯，是母亲的光明使者和生命的支撑点，亮灯还给予母亲温热和力量。

皇娥这个纤纤弱女子，这个天上的仙女，从天上到地下，仿佛就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庇护自己的儿子。在天上，她不分昼夜辛劳地织布。天上仙人分享福和受罪的，分有自由和戴枷铐不自由的。月亮里的吴刚和嫦娥的天地只能是在孤寂的冷宫里，这和笼中待宰杀的动物有何区别呢？灿烂的群星之间，牛郎和织女只能隔河遥遥相望；王母娘娘又何尝不想离开银河，到别的星系上去呢，可她只能守望着看了千遍万遍的银河，眼泪像天河里的水波凄冷凄冷的。天堂是高贵者

的，弱者哪有自己的家园。天堂的罪恶呵！我们不难理解，芝麻官弼马温的孙悟空为什么要怒不可遏地揭竿而起，闹得天宫人仰马翻。还是看看皇娥吧，这只樊笼中的鸟，在一个深夜里，驾了一只木筏，划到了银河里。皇娥被束缚的身子彻底松绑了，两肋像插了翅膀，翩翩振翅，将快乐的心情撒在银河里。木筏溯流而上，驶到西海边的穷桑树下。这是一棵万丈高的大桑树，皇娥喜欢到这桑树下来玩的。一个容貌超尘绝俗的少年，白帝的儿子，东方天上的启明星，又叫做金星，与皇娥邂逅了。他们弹琴唱歌，调笑玩耍，萌发了爱情，忘了回家。后来，皇娥生下一个儿子，叫做少昊。

绵延千年的母和子相濡以沫的天性是从少昊始发的吗？少昊是为母亲而生、而活、而做一只冲锋陷阵的鹰鸟，到东方海外的归墟建立了一个国家，创造了一个展示自由灵性的天地，让母亲把丢失在皇宫里的自由拣拾回来。

青春似火的少昊知道，天上的自由与幸福和地下人间的自由与幸福是一样的，玉皇大帝不会恩赐，用哀怜、泪水、卑躬屈膝、懦弱是乞讨不来的，侥幸的等待永远是水中捞月，只有自己拯救自己，擦干泪水，抹净血迹，挺起不怕死的胸膛，迎着寒冷冲去。

少昊将自己和母亲的自由寄托在鹰鸟身上。他崇拜鸟，崇拜鹰鸟。鹰鸟在战争中品尝自由的惬意。是鹰鸟就不怕血腥味。是鹰鸟就会有血腥的战争。既然是鹰鸟，只有猛烈地击打翅膀，主动地去迎接挑战，发起攻击，才是他们活着的理由！

少昊的百鸟之师在云台山将军崖汇合了。鹰鸟置于浩荡的队伍前端，他是百鸟的太阳，给他们热能和百川的精神，

给他们魂魄和江河的力量。他们要捍卫鹰鸟，举起森林般的拳臂，滴血盟誓，为鹰鸟和为鹰鸟的土地而战、而死！今天的将军崖岩画记载了这冰河铁马的岁月。岩画用石器凿刻在长约二十二米、宽十五米的一片平展的岩石上。岩画为三组，刻有人面、兽面、鸟头、兽骨、农作物和天语般的符号。人面像布满神圣的纹饰和鸟羽，让我们颤栗的、难以洞悉的是他们只有头颅，没有躯体，没有四肢，没有完整的形体，只用一根长长的禾苗与大地相连。中国现代许多考古专家纷纷慕名而至，有很多人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才来到，他们感叹说，将军崖岩画是“东方天书”。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时，中央美院的一个教授为我们边放幻灯边讲到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的，他称，不可不看，否则遗憾终身。这让我惊讶不止。

将军崖玄机深深，含而不露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将军崖曾有着许多隐隐的伤痛，有着数不清的刀戈剑戟，有着震撼心魄的雷鸣电闪，有着暗暗潜流的泪水，有着祭祀发出的摇撼长空和山群的呐喊声。

鸟的王国是鸟掌握着国家的命运。真奇怪，在那么遥远的年代里，人怎么会像现在的人一样有智慧呢？鸟的世界里，不同的鸟在不同的岗位上，燕子、伯劳、鸚雀、锦鸡，分别管理一年四季的天时，凤凰便做总管官。鵠鵠掌管教育，鸞鸟掌管兵权，布谷鸟掌管建筑营造，鹰鸟掌管法律和刑罚，斑鸠管修缮。有五种野鸡，分别管理木工、金工、陶工、皮工、染工。有九种鳬鸟，管理农业上的耕种和收获。少昊站在巍峨的山巅上，霞光沐浴着他，万丈光芒；少昊坐在朝堂的中央，百鸟和唱，毛羽缤纷，感受着一个东方天帝拥有天地的神圣

和庄严。

少昊骁勇，善战。

黄帝有些胆惧少昊。黄帝，古书上写做“皇帝”，就是“皇天上帝”。黄帝是中央的天帝，统领天下。东方的天帝原来是少昊的，后来被黄帝换成太皞，南方的天帝是炎帝，西方的天帝是少昊，北方的天帝是颛顼。黄帝本该不惧畏少昊，他长有四张脸，天下的事总逃不过他的眼睛。可少昊太精明，太强悍了，他的百鸟军队，其实是虎狼之师，天下没有他怕的东西。

伟大的黄帝还是高屋建瓴，明见万里，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少昊，直到逼使他离开东方，到老家西方去。

后来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颛顼，黄帝的曾孙，在七八岁的时候，到叔父少昊的东方之国的云台山去游玩，这是黄帝的一着暗招，一个阴险的圈套，一个损人的陷阱。

颛顼是一个活泼、聪明的孩子，少昊喜欢他，给他制造琴瑟，教他弹奏夷曲。颛顼学会了弹奏百鸟声乐，溪河鸣奏，对琴瑟爱不释手，天天沉醉于声乐中。少昊劝他不听，一使性子，夺过琴瑟，抛入大海里。这给连云港丢下了一个演绎千年的故事，说颛顼抛掉的那把琴就是今天海州湾里横卧着的那座琴形的岛山，叫琴山。每当夜静月明、碧海无波时，琴山就会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琴瑟声音。后来秦始皇登临时，又叫秦山岛。颛顼畏惧少昊了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在少昊身边倾心学习管理国家，指挥军队，观测天象，制定历法。

后来，颛顼应运而生，做起了中央上帝，统治着宇宙。颛顼的血统也是高贵的，子孙后代不负皇天后土，叱咤风云，火焰炫目。彭祖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值得多说一点。彭祖是颛顼

的玄孙，姓姁，名铿，从尧舜时代一直活到周朝初年，活了八百多岁，临死时还怨叹自己太短命了。他讲究吃，擅长烹调一种美味的野鸡汤；他喜欢喝一种茶，就是桂圆泡出来的水；他喜欢女人，总共死去了四十九个妻子，夭折了五十四个儿子；他善于做一种深呼吸运动，善于行走，骑上一匹骆驼，慢慢地走四方。今天我们的饮食文化、性文化、健身运动开启于彭祖。彭祖曾从徐州悄悄地躲到云台山修身养性。我曾去过彭祖住过的山坡上，在云台山朝阳南大山，叫彭家园。在那地方看一看，感觉彭祖当年真的会享受，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、青山秀水的地方，搭一个茅屋，竖一道篱笆，开一方小园，种一些桑麻，优哉游哉。

黄帝是一条大河，流过颍项，流过彭祖……

黄帝是个善于“讲道德、说仁义”的大政治家，颍项是个玩政治还要高于黄帝的高手。祖孙两代人剑指少昊。

颍项在东夷长大，羽毛丰满了，他身上带着少昊的英姿飒爽，回到黄帝身边，成为黄帝掣肘少昊的主将。

一个阴谋在紧锣密鼓中撒下大网。阴谋是暗夜中睁开眼睛，他看见别人，别人看不见他，他算计了别人，别人还把他当成心腹。君子不应该有阴谋，但君子也有阴谋，在阴谋面前没有坦荡的君子。

伟大的黄帝是个阴谋家。阴谋与黄帝联系在一起，有点不可思议。

少昊太轻视年事已高的黄帝了，黄帝已把有力的大手伸向他，要扼住他生命的喉咙，这位东方天神还在高枕无忧。

少昊与西泰山的蚩尤是联盟阵线。蚩尤在有的人眼里是天上的恶神，其实是一个勇猛的巨人族的名称。这一族人

住在南方。蚩尤长得铜牙铁额，凶猛异常，是介乎神和人之间的族类。他们善使锋锐的矛，坚利的戟，巨大的斧，坚固的盾，轻捷的弓箭。黄帝要兵不血刃地拆散少昊与蚩尤的联盟，采取“攻心为上”，“用仁义道德”感化少昊，又让颛顼做说客。亲情温和的馨香装饰了颛顼的眼眸，凶杀隐匿在他的笑靥里，躲藏在他飘逸的长发里，那笑声里，拂着肃杀的冷气。开始，少昊对颛顼口若悬河的滔滔雄论还有疑心，后来，经不住颛顼的春的气息吹拂，信赖了他。少昊绝不会相信他的侄儿、这位将来肯定要伟大的颛顼会背负他，从他背后狠狠地插上一刀。

没有狠心就没有颛顼，没有狠心就没有一个伟大人物的横空出世。为了权力，颛顼什么都可以出卖，什么都可以做。颛顼打碎了少昊与蚩尤的铜墙铁壁的堡垒。在洒满阳光的一天，在鲜花绚丽的一天，少昊兴致勃发地走进了黄帝和炎帝联盟的大厦。

黄帝时代的一件大事情，就是他和蚩尤的战争。结果不言而喻，像一只大象与一只山羊角斗，没有起伏，没有悬念，没有可比拟的地方。黄帝大军如同滚滚大潮，势如野火破竹，蚩尤被摧枯拉朽。尊严的黄帝为了尊严，把被活捉住的蚩尤首领，马上杀掉。杀他时候怕他逃跑，还不敢把他手脚上的枷铐马上除去。直到已经将他杀死，才从他身上摘下血染的枷铐。还有种说法，蚩尤被捉住，砍下了头颅，使他身首异处，分解为二，头在山东寿张县，身在山东钜野县。

尊严的黄帝独步天下，他思想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聚焦东方之国的那个有一张一弛、文武之道的少昊。天下总归要让位给颛顼的，可他在少昊面前仍然是个弱者。卧榻之侧，岂

容他人鼾睡。黄帝要在他力量无穷、威震天下的时候缚住少昊。

黄帝一声指令，少昊就到西方他的家乡去了。在黄帝面前，少昊只得仰望，承认他的伟大，承认他手腕的强硬，承认他比自己登高望远。少昊已不是昔时挟山超海、胸中甲兵的鹰鸟，他和大军孤立无援，无法与黄帝匹敌，只能听任黄帝随意摆布。在去西方前，他留下一个鸟身人脸的名叫重的儿子，做了刚上任东方天帝伏羲的属神木神句芒，这让他还能感受到东方家园的温暖和接迎。少昊带着另一个名叫该的儿子，到西方作了天帝。

一座名不见经传的留山成了少昊栖息的地方。他还是一只鹰鸟，却是一只不再扇动翅膀扶风直上九万里的鹰鸟。他很清闲，几乎无事可做，每天就是看看太阳落山，看它反射到东方的光辉是不是正常。太阳西坠，红霞纷飞，气象辽阔。在庄严美丽的霞晖里，少昊坐在一块峭岩上，如一尊雕塑，安详而宁静，霞晖如血披挂在他身上，他感悟着从神到人，从生到死的庄严和艰辛。

东方的天空里失去了少昊天帝这只鹰鸟，异族军队眼光里就没有了东夷这群鸟组成的军队，在刀戈剑戟中，东夷军队死的死了，逃的逃了，有的背水一战，作零星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抵抗，有的穷途末路，驾着木舟，飘洋过海，到了地球的那一边的墨西哥。今天有人在北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中国东夷的鸟图腾……

我常常独自去云台山里，空谷无声。我思想像白云在飞驰、腾卷，擦着白云发出嗞嗞的声响：这个为了自由而化作百鸟在苦斗中发出呐喊声的部落，虽然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

里,但今天的人们,或许是他们的后裔,都还记起他们,瞻仰他们,并以他们为荣耀和骄傲,这不是又点亮了他们的精神吗?他们死去的魂魄又恢复了生命。我兀自仰躺在平整的岩石上,仰睡在柔和的草丛中,并几次倾心想听到岩石心脏跳动的声音,听到大山呼吸的声音。大山寂寞无语。天空寂寞无痕。我无奈地合上眼睛。霎时,一只鹰鸟和鸟群遮天蔽日地在我上空拍打着翅膀飞翔着,五色纷飞的羽毛落在我身上。我惊诧地睁大眼睛,依然是寂寞。在这里,我的精神接受着洗礼……

将军崖岩画

